

# 生死榮辱總達觀

(下)

吳崇蘭

## 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之十一

### 大女兒得血癌絕症

美國的氣候，與我國東北的氣候差不多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修太太慢慢的也習慣了那種家裏孤立的生活。他們與小女兒正閩一起住在華盛頓，大女兒一家在紐約，相距也並不太遠，來來往往亦甚方便，心情上也感到很快樂。修太太的身體一天天的健康起來。修廣翰的身體本來很好，經過那次意外，休養了一陣，也又恢復了生龍活虎的景象。其奈好景不常，民國六十三年，又發生了一件天大的意外，使修廣翰的家庭，又陷入悲慘的低潮。

那是八月間的事。修太太因身體不適，紐約的女兒正容就打電話來請父母親到她那裏散散心，正容的房子很大，有一千坪土地，一九七一年生的傑咪已有四歲，含飴弄孫，人間至樂。所以他們就東裝去紐約。在紐約，他們每天逛逛中國城，吃吃中國點心，抱抱孫子，樂在其中。只是修太太的病仍不見好。也不知是什麼毛病，她一見到飯食，即會全身發抖。正容學的是醫，做的

是護士長，見到這情形，就說一定要到醫院去檢查。修廣翰即於八月三十日帶他太太回華盛頓，準備作全身體格檢查。臨行，正容親自送他們到車站，正容還為她媽媽拎着提包手袋，送他們上車，為他們找座位。一直等到車子開出才分手。其時正閩剛結婚兩月。因為她的先生尚在瑪利蘭大學讀書，攻讀博士學位，為方便，居住在瑪利蘭大學宿舍，週末則在修廣翰夫婦處歡聚。

修廣翰夫婦回華盛頓後，即去他們的家庭醫師會享能處，請其為修太太檢查身體，曾亦為中國人，檢查後知為胆結石，安排在華盛頓的西伯利醫院開刀。時間為九月八日。正容獲知後，即道：「我有護士執照，我來給媽媽當特別護士，好照顧媽媽。」她決定請假於九月六日來華盛頓。但是九月二日，正閩就得到她姐夫的電話，說正容得了絕症。先是下體流血。以為是小產，進醫院檢查，發現她得了血癌，而且已進入第三期。正閩得到這消息，簡直不能相信。立即就把她姐姐接到她服務的門口去檢查。主管研究的汪嘉康，也是一位中國人。她曾在國內當選過優秀

青年，亦曾在美國當選過優秀模範公務員。她將正容轉到附近的巴的摩癌症中心，抽出脊髓化驗，證實的確是血癌。汪嘉康即告訴正閩：「你姐姐只有六個禮拜的生命。」

這話，怎能令人相信？這麼健旺，這麼年輕的生命，怎麼會在六個禮拜以後就消失呢？……

在這愁雲慘霧籠罩着的時刻裏，正容却還惦記着她的媽媽：「請不要告訴媽媽。告訴了她，她一定不肯開刀，要來看我。這樣就就誤了她。」她做護士長，資格已經很老，對於血癌患者的危險性，了然於胸，而她仍一心記掛着她的媽媽。

修太太一直被蒙在鼓裏，所以到了九月六日，預定正容來看她的日子，她沒有見到正容，就覺得很奇怪。修廣翰便編個謊道：「正容的先生重感冒進了醫院，所以正容不能來了。」修太太聽了也就不再念叨。由於修太太不懂英文，所以修廣翰請了三個中國特別護士輪班看護，誰知道三個小姐在開刀那天都臨時有事，不能來了，會

享能醫師就向醫院請求通融讓修廣翰去陪伴。修廣翰就坐在修太太床旁的椅子上四五天四夜，每天只在小女兒正閨來時，替他出去吃一頓飯。四天以後，縫合處已經穩定，修廣翰才回家去睡。不過每天一早六點鐘就去，一直待到晚上八點才回。醫院的訪客時間本來有限的。修廣翰因為與護士及護士長都熟了，她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計較。修太太在醫院住了兩個禮拜才回家，在醫院裏，因疾病的折磨，無暇想及正容，此刻回了家，她可又想起來了：「我病得這樣，正容也不來看看我。」她禁不住牢騷感嘆起來。修廣翰只好又編一個謊：說正容也傳染了她先生的感冒，進醫院了。修太太聽說女兒病了，慈母心又掛念起女兒來。天天念道着：不知正容好些沒有？最痛苦的是修廣翰。一邊一個病人，那邊一個活鮮活蹦的女兒就像一朵鮮花迅將枯萎，這邊的老伴兒手術不久，經不起刺激，一肚子的苦水，一肚子的哀傷，却還要裝着笑臉去安慰老伴。

### 姊妹情深全家愁雲

在這一段時間裏，正閨和她先生白歇爾，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手足之情和義勇之心。姐夫雷吉士為工作的關係，只能週末自紐約趕來。他們的孩子傑咪，也只好留在華盛頓。但是傑咪晚上睡覺時，除了他媽媽，就只要阿姨。媽媽在醫院裏，無法照顧他，照顧他的責任就落在正閨頭上。但是正閨夫婦倆一個讀書，一個工作，下班之後還要去看正容，正容因紅血球破壞過多，需要輸血，但這種病人，除了能接受兄弟姐妹的血之外

，任何人的血都不能接受。正閨為了救她的姐姐，給她姐姐輸了一個禮拜的血，後來醫院又叫正閨去分止血版，打了分止血版的針，然後將兩人綁在床上流通血液，這種輸血，若稍不小心，針頭偏差滑出，兩個人都會流血不止死去。這種損耗身體的危險事情，正閨因姐妹情深，要救她的姐姐，甘心情願不顧一切的去救助她姐姐。而她那正在蜜月期間的新婚夫婦，愛屋及烏，也概然允許並助她去達成她的心願。他每天開車送正閨到巴的摩癌症中心去輸血，輸過血又開車回家，睡覺休息時差不多都過了十二點鐘。從無怨言。

有一天，正閨夫婦倆因嫖娼有事，他們無法帶小傑咪去醫院，只好將他送到外公外婆這邊來。送來時已經下午六點鐘了。說是要輸過血才來接傑咪。修廣翰為了哄孩子高興，就說帶小傑咪去買三輪車，傑咪聽了很高興，於是修廣翰就帶了病體初癒的太太和傑咪開車出去買三輪車，一路上，小傑咪有說有笑好高興，可是，等到買好三輪車，他就鬧着要找正閨阿姨。

「阿姨今天要加班開會，要遲一點回家，等會兒她會來接你，傑咪乖啊！」修廣翰哄着四歲的傑咪，毫不知情的修太太倒信以為真。小傑咪可就是不依。車子開到家傑咪就是不肯進屋去。修太太看傑咪不進屋，自己也不肯進去，十月中的天氣，也相當冷了。修太太又是大病初癒，真把修廣翰逼得發瘋，左哄右勸，就是不行，後來修廣翰靈機一動，就騙他道：「阿姨就在家裏，你進去就看到阿姨了。」小傑咪才進去，一進去沒有看到阿姨，他就哭着鑽到桌子下面，再也不

出來。

「正閨在那裏開會嗎？你快打電話叫她來啊！」修太太心疼外孫，逼着修廣翰去打電話。修廣翰明知女兒去輸血去了，怎能打電話呢？而且說真的，他也不知道電話號碼。這是他大女兒正容的意思，她說：「別給爸爸電話號碼。給他電話號碼，他時時打電話來問，徒然使他傷心。」所以修廣翰一直沒有她住院的電話號碼。而且，即使有，她們正在輸血，怎能接電話？後來，修廣翰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，他說：「傑咪，你出來，我們來給阿姨打電話。」傑咪聽說與阿姨打電話，就乖乖的出來了。修廣翰就撥紐約他爸爸的電話，撥通了，就把這些原委告訴他，叫他和傑咪講一下。傑咪接了電話，一聽是爸爸的聲音，就道：「我不要和你講話，我要和阿姨講話。」

「阿姨現在在開會，不能來，你安心等。」

「不行，我要阿姨。」

「我有阿姨的電話，我可以打電話給她，叫她來接你，但是長途電話要等。」

「等多久？」

「一個鐘頭的樣子。」

「那太久了。」

「電話打不通嘛！你等一下好了。你不是愛吃冰棒嗎？請佬佬給你買巧克力冰棒好嗎？……」

雷吉士的話還沒說完，修廣翰連忙去冰箱拿冰棒給他吃，這才停止了哭泣。

「他找到阿姨了嗎？」重聽的修太太問道。

「他找到阿姨了嗎？」重聽的修太太問道。

「他找到阿姨了嗎？」重聽的修太太問道。

「他找到阿姨了嗎？」重聽的修太太問道。

「他找到阿姨了嗎？」重聽的修太太問道。

「是啊！他不是不哭了嗎！」哄過小的，修廣翰又來哄老的。悲在心頭，苦在心頭，有如遊子。

雷吉士和傑咪通過電話，立即又打電話到巴的摩癌症醫院詢問輸血情形。醫院的人說：「血已輸好了，只是現在還不能起來。」雷吉士又問能不能將電話給她，讓我說幾句話。「醫院的護士答應了，雷吉士就把傑咪吵鬧的情形說了一遍，要正閩打個電話回去安撫一下。正閩就在床上打了電話給傑咪，說已經開完會，四十分鐘就可來接他，又叫他多吃幾根冰棒。

正閩和她先生到十一點鐘才來接傑咪回去，自六點鐘到十一點鐘，足足五個鐘頭，把修廣翰修理得好慘。孩子的無邪天真，使修廣翰更感到悲淒。他看着他太太，安安逸逸的躺在那裏，心裏禁不住想：一個人，知道的事情愈少，心頭的担子也愈輕。人說，傻人有傻福，大概也就是指的這個吧？可是，今日固然大家瞞着他太太，等到那一天沒辦法瞞的時候，又將怎樣呢？以他太太脆弱的身體，能承擔得了麼？

### 比預計的多活兩週

正容在醫院裏治療，居然平平安安的度過了六個禮拜。第七個禮拜，醫生說她已康復，星期六可以回家換換環境散散心。正容說：我爸爸媽媽就住在華盛頓，我不可不回家住幾天？醫生說可以。正容便由家人接回家來住，那時她頭髮已經脫光，戴着一頂假髮，人瘦得不成人形。她回家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仍由家人送去醫院。星期

三，修廣翰開車去巴的摩醫院看她，修太太燒了些滋補的食物去給她吃。到星期六，她先生又把她的接回來全家團聚。小夫妻兩個還一起上街買東西，回來吃了晚飯，坐在客廳看電視，均無異狀。到了十一點鐘，修廣翰說道：「你大病初癒，早點睡罷！現在已經十一點鐘了，我都困了。」

「這個節目很好，我看完就去睡。」  
修廣翰即去睡了。十二點鐘，正容看完節目，即去盥洗室洗澡，洗好澡，她輕輕走到修廣翰臥室外喊道：「爸，你睡着沒有？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  
「我告訴你一聲，我的衣服不要與你們的混在一起洗。要單獨洗，要不然，你們就去市場買藥水來消毒。」

「你快去睡覺。這些都是小事，你別操心。」

正容聽了她爸爸的話，就去睡了。大約兩點鐘的時候，正容的先生還沒有睡，修廣翰在睡夢中忽然聽得「碰」的一聲，他立即從床上驚跳起來，只見盥洗室的燈亮着，正容人伏在洗臉池上，一臉的血。洗臉池上的肥皂盒，被她彈到洗澡缸去了，那一聲響，就是肥皂盒打到洗澡缸的聲音。修廣翰連忙上去抱着他的女兒，心痛地喊着：「正容，正容……」正容的丈夫見到她鼻孔仍在冒血，立即打電話叫救護車，車尚未到，正容已軟灘下來，頭也垂下了，修廣翰與她丈夫將她平放在地上，修太太，正閩夫婦倆，大家都醒了，大家急得團團轉。救護車來後，立即將正容送去醫院，醫院與巴的摩癌症中心聯絡，派了一架

直升機來，要將正容接去急救，到早晨四點鐘，正容即閉上眼睛，永遠告別了人間。她比汪嘉康醫師預料的六個禮拜，僅僅多活了兩個禮拜，已經算是奇蹟。

直至正容去世，修太太才知道她患了血癌。她哭着嘆道：「我怎麼一直不知道？」

「你知道有什麼用呢？你不知道，只有一個人着急，只有一个人愁苦，你知道了，就是兩個人着急，兩個人愁苦啊！你還在生病呢！」修廣翰說着，也禁不住老淚縱橫。

### 岳婿合住四個原則

老年喪子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這種喪明之痛，修廣翰夫婦怎能受得了？但是，修廣翰是個好父親，也是個好丈夫，他隱藏起內心的創痛，打起精神，安慰他的老伴。他什麼都不做，只是整日陪着她，正容就葬在華盛頓的公墓裏。修太太每星期天就要到墓地去，為她的愛女送鮮花。修廣翰總是百依百順地駕車帶她去買鮮花，帶她上公墓，到了公墓，修太太就會一把鼻涕一把鼻涕的哭哭啼啼。如是一連一年，修廣翰決定帶老伴回台灣散散心，他便趁着國慶來臨的時候，帶他太太回國參加國慶。他們在台灣就了三個多月，見了好多老朋友，又玩了好多地方，回到美國後，修太太的情緒才逐漸穩定，過了兩年正閩的女孩也去世了。修太太忙着抱小外孫女，心靈有了寄托，那椎心的創痛，才漸漸淡化。

在美國，與兒女同住，而能處得快樂自如，修廣翰有他的相處哲學：第一，要認清自己是退

休的人，不要有太多意見，不可出太多主意。凡事應該多遷就兒女。不可以隨便指使人。第二，要尊重女兒的思想和獨立人格。我國有句俗話：『薑是老的辣。』所以像賈人參一樣，越老越值錢。

老頭子講的話對，老太太講的話也對，兒女要是不順着老頭子老太太就不對。其實，敬老尊賢固然是美德，但是兒女長大了，也有他自己獨立的思想，而且，時代不同，過去的經驗，不一定適合現代的潮流。就如修廣翰到二十歲的時候，才看到張學良的飛機，飛得又慢又低。如今人類却已經能上月球，如以早年的腦筋，如何來指導今日的孩子呢？第三，不要在家吃閒飯，做廢人。燒燒飯，看看孩子，做點老人能盡的義務。減輕孩子們的負擔。第四，如果自己經濟能力許可，要儘量不和孩子們發生金錢上的糾葛。修廣翰夫婦和他們女兒女婿在一起生活，房子是一家一半合買的，伙食及一切開支，也是一家一半計算，修廣翰堅持這樣作，他女兒女婿也只得由他。

修廣翰夫婦堅守那四個原則。所以他們從正閨單身到現在結婚生子，已經在一起住了十二年，始終沒有不愉快的閒言閒語。反是父慈子孝，家庭融融樂樂。尤其是那個外國女婿，家庭中剪草、擦地、修屋、鋪路……等吃重工作，全是一人負擔，樂而不疲，雖是親生之子，恐亦不過如是。

### 歷經患難生死之間

修廣翰今年七十歲。他做夢都沒有想到，在經歷過那麼多入死出生的患難之後，還能活到古稀之年而仍然健康康康。而且，更想不到在鏢刀

彎，洮南、江西，三次高居百萬富翁，片刻間付諸流水，而在晚年仍能創出一個天下來。至今能夠舒舒服服安享餘年。

不過，在他歷盡許多驚險艱難之後，他真正相信一個人生有地，死有處的說法。就以他在東北偽滿時期安東省被捕愛國志士受刑和自殺的實況來說：許多人大家以為他一定會死的時候偏偏不死，以為他逃過一死了，却偏偏還是死了。

這是修廣翰在監獄中所親見親聞的實況：安東省第一個被日本憲兵抓起來的是教育會長秦有德。秦有德體重有兩百八十磅，是個大胖子，自己不能彎身穿襪子，他家中有一妻一妾，穿襪子都是姨太太的工作。他還抽大煙，他被捕時兼任安東林科高中校長，被捕後，他受的刑罰最重。當時日本憲兵將他綁在憲兵隊的劈刺場。命令所有安東被捕受刑的人圍坐一圈看他受刑罰。他們

將他的大姆指和大腳趾綁在一起，他那麼胖的人，根本手够不着腳，他們却使勁將他綁起，吊在半空中，兩邊各站一個拿棍棒的憲兵，那棒有胳膊那麼粗，一個打他的頭，使他盪到那邊去，那邊的人就打他的腳跟，使他盪到這邊來。再來一個憲兵騎到他的腰上去。秦有德痛得如殺豬般的叫嚷，等到那人騎上去，只聽得骨頭吱吱響，人慘叫兩聲，就哼唧唧的昏迷過去了。約摸打了一百多棒，只見他鼻子裏透出筷子那麼長兩條鼻涕，那鼻涕很奇怪，並不掉下來，只是隨着他的身子飄蕩浮游。那腦袋腫得像笆斗大，眼睛都睜不開，大姆指拉得比食指還長。最後憲兵將他放下來，大家都以為他已經死去。日本憲兵却給

他噴大煙，噴了兩小時的煙，他「唔，唔，」叫了兩聲，醒轉來了，人一醒，那兩條鼻涕即從鼻孔被縮了回去，就像是小蟲子自己爬進去了。這種奇怪的現象，修廣翰始終不能解釋。後來他問他的內姪女婿腦神經專家鄒傳凱，他也不能解釋。秦有德醒來後，日本憲兵即叫其他的囚犯回獄，把秦有德則像拉死狗一樣拖了回去。第二天，秦有德居然能起來了，只是腦袋腫得和肩膀齊寬。眼睛，鼻子，嘴全看不出來，腫得全平了。每天祇能喝牛奶，喝牛奶還得用筷子將他嘴撬開，然後慢慢灌。他也看不見東西。日本憲兵隊給他打針治療，居然好了，經過日本人這樣慘無人道的刑整而不死，大家總以為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誰知後來他被遷到瀋陽監獄時，判了死刑，還是被槍斃了。

有一個叫劉顯廷的，修廣翰與他相識在撫順監獄，他原是安東小學的校長，他被捕後，即關在安東監獄，安東監獄的門是鐵的，有四尺多高，他每次受刑回來，就注意那鐵門，心中盤算着利用鐵門來自殺尋死。有一次他受刑回來，覺得如此痛苦，生不如死，他看到鐵門已經拉開，他離開鐵門尚有二十步的樣子，他便對身後的日本憲兵道：「對不起啦！」立刻一個箭步，用盡全身之力，低頭向鐵門撞去，只聽得喀的一聲，腦蛋殼就陷下去一個三尖缺口，有雞蛋那麼大，血汨汨的流了一地，人立即昏迷過去，他受如此重傷，也居然未死。後來他與修廣翰住在一個監房，修是六一三號，他是六三九號，當計數夫時，他們也在一起。他也被判了十三年四個月，修廣

輸出獄時，他還在獄裏，一直到抗戰勝利才出來，仍在安東當小學校長，勝利後修廣翰到安東視察，他還特別設宴招待這位老伙件哩！

### 牢獄之中人如螻蟻

桓仁縣被捕有四十多人，被日本憲兵毆打，灌凉水，當場因受刑不過去世的，有十七、八人。被捕人中有一個中學校長姓宋，宋校長的兒子在通化師範讀書，是修廣翰的學生，所以很熟。他也因受刑不住，心存死念，某次，他受刑後，日本憲兵因事離開，他借機竊取暖火盆上的一雙火筷，放入袖筒，打定主義將此作為自殺工具。



修廣翰的老師國大代表林耀山（左）五十年前任奉天師專校長時和同事張乃曾（右）合影。

「明天你們就沒有辦法折磨我了！」他想。他回到監房，也不與二十多個同房囚犯說話，睡覺的時候，他也靜靜躺下，等到大家睡着了，他即將火筷安定在牆上，然後用盡全力，將自己的腦袋向那火筷尖端碰上去，際的一聲，鐵筷就插進腦袋裏去了，他又繼續用力，那根鐵筷就從腦的這一邊通到另一邊去了。那慘叫之聲，驚醒了同房之人，也驚動了看守的憲兵。「有人自殺了！」大家驚呼。憲兵立即打開門將宋校長拖去辦公室，大家從囚室的方孔中看到那憲兵用腳踏在宋校長的腦袋上，一面用手拉那火筷，結果把火筷的鍊子拉斷了，仍未將火筷拔出，別處監房的看守聽到這邊的驚呼聲，跑過來問有什麼事，看到這情形，就去找了一個爐鉤子，穿在火筷的鼻洞裏，兩個人用大皮靴頂着腦袋，才把那火筷拉出來了。火筷一拉出來，血就噴湧而出，他們即用紙塞進那洞裏去，仍沒有辦法止血，才打電話找醫生，醫生來了，打了止血針，又給敷藥，縫傷口，纏上紗布，才把他拖回監房，到第二天，他的腦袋腫得像一個血紅的球，根本分不清眼睛鼻子嘴巴。那樣草草的療法，居然一個禮拜也消了腫，隔了幾個月也收口結了疤，兩邊太陽心一邊一個痕跡，但是最後還是被槍斃了。

在平常的日子裏，人們囿於門第身份，以及種種的人際關係，不論富貴貧賤，在人性上都因有所顧忌而多多少少有着一些裝飾，但是一進了監獄，在長期的困厄折磨下，人性便像沒有穿衣裳似的，赤裸裸的全暴露出來了。而在監獄外呢，人情的冷暖，也畢露無遺。下面即是修廣翰在監獄中的幾個小故事。在修廣翰入獄後的同一監房中，有一位寬甸縣的金縣長，由於他們在獄中共吃兩碗飯，那兩碗飯要沖水打稀分食，那搗飯的人有一個小小的特權，即是可以祇食杓上的飯粒，及鉢子中所剩的一點最後的米湯，所以每天吃飯，搗飯這一項工作是輪流作的。那金縣長因難忍飢餓，就請求道：「老弟啊！我餓得不得了，你們可憐可憐我，讓我多搗幾次飯吧！」但是同監房的人誰也不肯出讓這小小的利益。修廣翰想：飢餓雖然難忍，但祇那幾粒飯也無濟於事。所以即道：「好啦！我讓你搗飯。」以後每次輪到修廣翰，修即讓他搗飯。像這種事，若在監獄外面，一個堂堂縣長，怎肯為幾粒飯屈身求人？即是打死他也不會幹的呀！

又有一位教育廳長孫文敷，他在民國元年即做縣長，滿州國時，他當教育廳長，那時他已花甲之年，與教育會長秦有德隔監而住。囚犯在平時不許互相說話，只有在放茅時可以說話，秦有德因有胃病，喝了稀粥即吐，只能吃麵食，監獄

中特准他每日有一角錢的花捲，那花捲很小，只有鉛筆的四分之一長，一角錢十個，早上五個，下午五個，就算一天的飯食。秦有德因為鬧病吃不下多少，秦有德為孫文敷的下屬，孫即在放茅時對秦有德道：「有德，你可憐可憐我吧！把你吃不完的花捲給了我吧！」秦有德說：「我也只賤一個。」孫即道：「你分我半個吧！我會記住你的恩德，感激你一輩子。」秦有德將賤下的一個給了他，他立即一口塞在嘴裏，怕被別人看到，還搗着嘴，低着頭，不讓人發覺，但是他再也沒有想到，這就是他和秦有德的最後一餐飯，第二天槍斃了一批人，他們兩個即是其中的死囚之一。

修廣翰在監獄中的縫紉科作了指導小組長時，每天有兩條小魚，這兩條手指粗細的小貓魚，被獄中人視為特權的上下大餐。有一次吃飯時，睡在修廣翰旁邊的一位囚犯，拿起那小魚舔了舔，說道：「我只是嘗嘗魚的味道，魚仍舊還給你。」那時兩條小魚修廣翰都和通化師範的同事分食，當然也無法再分給其他同監的人，但像那種行為，也是監獄以外成人之絕不會做的事情。

在撫順監獄，修廣翰說過：住在撫順的親戚宗族，沒有一個來接見過他。即使是買兩角錢的蘿蔔乾，也不肯為他花。這還是小事。究竟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尚未遠離他。心靈上還不至於那麼寂寞無寄。最可笑最可悲的是桓仁縣的鍾家和岳家，劉家。

桓仁縣的鍾商會長，家財萬貫，單是糧棧及布匹店即有好幾個舖子。他白手成家，一向對兒女的教育都非常嚴格，用錢亦十分限制。他一共

有四個兒子，大兒子鍾月川，是桓仁小學校長，亦是修廣翰教過的學生，鍾商會長與他的兒子鍾月川同時被捕，鍾商會長被判刑十年，鍾毓川被判刑十三年四個月，家中的三個兒子，由於嚴父長兄都進了監獄，立刻分頭接收布店糧棧，並買了紙錢香燈，到廟裏許願！如果父親及哥哥都死在監獄，不再回家，他們即唱戲謝神。……他們的母親及嫂嫂，要想到監獄來探視，都得向他們低頭講情，請求幾百遍，才給她們旅費前來探視，先還一年有兩、三次，到後來一年只准一次。這種錐心之痛，使他們在獄中的日子更外的度日如年。

### 三起三落天助自助

桓仁縣的岳警察局長，結婚十年，夫妻恩愛，有一女兒，亦愛如掌珠。他被捕後即判了無期徒刑。他太太來接見他時，他不願說他已被判無期徒刑；一方面恐怕他太好悲傷，二方面也怕他太太起離心。所以他只說：家裏不缺錢，希望她帶着女兒好好過日子。他雖被判刑，將來仍有減刑與特赦的希望。若行為良好，更可獲得假釋放，屆時他即可以回家團聚了。……他的太太却一直追究他「究竟被判了幾年？」他支吾着道：「判多少年沒有關係。」他太太最後說道：「你別說假話了！我知道你被判了無期徒刑。無期徒刑的意思就是你永遠不能離開監獄，除非你死去。我今天拿了離婚證書在這兒，請你簽字，還我自由之身。」

囚犯被判刑十年，妻子即有權請求離婚。如果囚犯不肯簽字，即為違法。所以這位岳警察局長只好乖乖簽字。愛妻掌珠，同時訣別。從此身

繫圍圈，孑然一身不到一年，即因肉體的受苦，加上精神的刺激，鬱鬱與世長逝。

另一位安東小學校長劉懷德，他被判刑十三年四個月。與修廣翰同住一個監房，他的太太目不識丁，是個舊式女子，從未出過遠門。他被判刑後，即寫信給他已經當小學校教員的二十四歲的兒子，要他來接見他，並將他所需的被褥衣服帶來。他等他的兒子，等了一個多月還不見來，真是等得心都焦了，眼都穿了。等着，盼着，最後他收到了他兒子一封信，他說：我承認你是我的爸爸，可是你現在身繫圍圈，被判了刑，丟人現眼，人所不齒，我就不能再把你當爸爸看待。今後我不來看你，你亦別給我寫信，我們誰也不要管誰。……這一位被兒子遺棄的愛國志士，死於第二年春暖花開時的瘟疫中。

修廣翰親身經歷了人世的甜酸苦辣，因為如此，他對於人間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；悲、歡、離、合；起、落、升、沉；得、失、寵、辱；窮、通、蹇、達；貧、富、貴、賤；……全都看開了。修廣翰還有一項難得的德行，那就是尊師重道，他對於五十年前的老師現在台灣的國大代表林耀山（曾任奉天師專和遼寧二師校長），無論在台灣和在美國，每見到林耀山先生都執禮甚恭，在師道式微的今天，確是難能可貴。他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但他為真理，又能面對強權，無所畏懼。他為他三起三落而仍能奮起感謝蒼天的照顧，他也為他在三起三落之後，仍能重建重起而驕傲。他深信天助自助者。人亦願意助那自助之人。（完）